

序 文字和音符的恋爱

打从稚龄遇见方块字开始，就对这美丽的文字痴痴迷迷。童年的记忆里，不是躲在书后，便是摇晃在树梢头。典型的书呆子，一拿起书来，便神走天外，浑忘周遭一切。为了看闲书，不知被严厉的母亲打骂了多少次，而惟一能让我从书堆里抬起头来就是音乐，不是儿歌，不是流行歌，而是西洋古典音乐。

生长在清贫的年代，小时连钢琴都没看过。但因为父亲喜爱古典音乐，一回家就扭开老旧的收音机找那固定播放古典音乐的电台，我就跟着他听……那旋律是那么那么美呀，常令我感动得满脸都是泪。

静静聆听，宛如品尝醇酒，沉醉不已；心灵随着音符飘然天外，却从没有随音符开口的欲望，或许因为文字早已成了我发抒情感的载体。我是一个心中有歌，口中无调的爱乐者。

平平顺顺过了大半辈子，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到美国再到新加坡。三十出头来到这美丽岛国，在当年的新加坡大学兼课教了六年的社会学概论，又进了政府机构做了近二十年的公务员，闲暇时就编编故事，写写小说，从没料想到我的一

篇得奖小说《母难日》，促成我一个独特悠然的转身，让文字和音符邂逅，结了长长的缘分。

1986年，我的短篇小说《母难日》获得全国短篇小说比赛的冠军，突然就小小出名了，引来多位读者的关注。其中一位，还写了长达数页的信来和我谈《母难日》。她当时活跃于一间以华语为沟通语言的国际狮子会分会，邀请我加入，遂满心欢喜地加入这慈善义工组织。来到狮城十多年，因为工作关系，周遭都是讲英语的朋友同事，终于有了讲华语的朋友圈子了，终于可在工余，找到除自家以外，让我以亲密贴心华语抒发的管道了。那正是卡拉OK开始盛行的年代，许多狮会会员都好此道，并且唱得很好，而我总是坐在旁边静静聆听。就在接手担任东华国际狮子会会长时，某一天大家在我斜阳道住家开会，我突然心血来潮地提议成立东华国际狮子会合唱团。这就是东华音乐协会的前身。那一年是1991年三月。

坦白说，当时只想把合唱团维持到我一年任期结束，却因为碰到黎列刚老师而一路走了下来。那时黎老师是南洋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，而他夫人又是小提琴家，任职新加坡交响乐团。认识他们这对才貌双全的新移民音乐家，简直觉得荣幸得不得了，立即就邀请黎老师来东华国际狮子会举办一场声乐讲座，同时也请他们夫妇来斜阳道的家中晚餐，将他们介绍给家人。

当时，黎老师工作极为忙碌，一个月只能来训练东华合唱团两次，但只这短短两次，就已牢牢巩固了团员的凝聚力。一年后老师离开南艺，专心投入声乐教学和推广音乐的

志业。在他的领导下，我们几位学员于1994年初创立华夏知音协会，而1995年，原属狮子会的东华合唱团也申请成为独立的音乐团体。我则从一个远远徘徊在音乐圣殿外的爱乐者，慢慢成为一位参与者。半生藏在文字之后的我，从此就开始了以文字为音乐服务的旅程。

这二十多年来的旅程，大大拓宽了原先狭隘的视野；为平庸苍白的生活添加色彩，更丰盛了写作的灵感和动力。许多有关音乐的感悟，都发表在《联合早报》的专栏〈偶思集〉，此外，几乎每年都为音乐会写献词和介绍文章，不知不觉已积累了许多篇章。去年卸下东华音乐协会会长的重要责任，突觉，越过千山，是不是到了回望的时刻？

整理多年来有关音乐的文稿，大致可分为三辑。第一辑〈爸爸教我的歌〉，主要描述个人多年来学习声乐艺术追寻美声的心路历程，以及对一些歌曲和音乐作品的感悟。第二辑〈美的追寻〉累积了个人参与策划举办各类音乐会及相关音乐活动的所思所想，所见所闻。第三辑〈乘着歌声的翅膀〉则包括个人随东华音乐协会合唱团，飞往世界各地参加国际合唱比赛、国际音乐营及舞台表演的点点滴滴，以及音乐带来的旅游之乐。

台湾声乐家金庆云在她的散文集《弦外之弦》里曾说：“在一切艺术中，音乐最是短命，每一声乐音，在通过它赖以生存的几百尺之后，就如‘船过水无痕’（水波其实还远比声波具象而持久），消逝了踪影。在一切艺术中，音乐最能揭示美之无常。”

而这无常之美，通过文字，不就可以留存在我们记忆深处吗？

回望二十多年来与音乐同行的心路历程，不就像一场文字和音符的恋爱？那美好的感动，醉人的浪漫；圆满中的凄美，凄美中的高贵，恰如潺潺小溪，伴我一路悠然流淌，又如山间清泉，不断滋润着逐年老去的生命。

乘着歌声的翅膀，翱翔于时空的海洋，并以我最贴心的文字，为音乐这“最短命的艺术”留痕，是我这一生最大最深的福份。

2018年3月